

·长篇社会小说·

裁判员恐惧

冯敏飞 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职场女性经济危机生存记

裁员恐惧

冯敏飞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裁判员恐惧 / 冯敏飞著.

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9.6

ISBN 978-7-5006-8706-1

I. 裁… II. 冯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35589 号

书 名: 裁判员恐惧

丛 书 名: 薪女性小说

作 者: 冯敏飞

责任编辑: 庄 庸

特约编辑: 叶 子

装帧设计: 高永来
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

邮 编: 100708

网 址: www.cyp.com.cn

门市部电话: (010)84039659

印 刷: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 × 1000 1/16

印 张: 18.25

插 页: 1

字 数: 26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6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12,0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5006-8706-1

定 价: 29.80 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中心质检部联系调换。

联系电话: (010) 84047104

目 录

上部 卯氏

- 2 第一章 苍蝇在口中盘旋
- 19 第二章 恼人的虱子
- 31 第三章 蕨菜与虾米
- 47 第四章 白斩河田鸡
- 64 第五章 带血的生鱼片
- 80 第六章 小鸟飞起来

中部 蚕蛹

- 96 第七章 吃东扃西的金猫
- 113 第八章 动物之甲
- 127 第九章 斯巴达的游戏
- 140 第十章 蚂蚁密密麻麻
- 156 第十一章 渴求华南虎
- 174 第十二章 蝉鸣声声

下部 化蝶

- 191 第十三章 受伤的公牛
- 208 第十四章 郁香的狗肉
- 223 第十五章 亲亲狐狸精
- 237 第十六章 耳边红蜻蜓
- 252 第十七章 两只老鼠真奇怪
- 270 第十八章 玉兔还兮

上部 卵民

南海之外……有卵民之国，其民皆生卵。

——《山海经》



第一章

苍蝇在口中盘旋

古希腊传说，苍蝇本是个美丽的女人，做月神的爱人。但她太多嘴，月神睡觉的时候她还不停地说话唱歌，月神便将她变成了苍蝇。

坏事，总是不期而至。

跟以往一样，方浩铭躺在床上看武侠小说，妻子叶素芬在他身边早早睡着。他们很黏糊，她枕在他臂弯里还得握着手。这样，像航船夜泊在港湾，显得格外安宁。与以往略为不同的是，她今天跳健美操跳得太累，打起呼噜来。他讨厌呼噜，起身躲到书房，继续沉醉在那遥远的金戈铁马。

书房有点名不符实，除了一家三口各类学习材料和武侠小说，并没有什么像样的书。本意是想专门给女儿方妮读书，可又放了牌桌，打牌时要她回自己房间。如此几回，她不爱来了，书房成闲房。不过也不太闲，还放张小床，原来给保姆睡。现在，方浩铭常躲到这儿来看书。是啊，看书最理想是在夜里，要独自躺在床上，窗外最好还飘着大雪。

现在的窗外与书房不大协调。不远处是大街，汽车疾驶而过的声音不时地传来。更糟的是，对面一幢楼有OK厅，那令人不敢恭维的声音直刺耳膜。方浩铭果断地关紧窗，拉上窗帘，似乎隔断了今古。

看书得有本钱。现在书价很贵，但这在方浩铭来说算不了什么。再一种成本是时间，他也有的。他大学本科毕业，中级职称早拿到手。至于高级职称，那似乎跟官衔一样，懒得去花那份心思。不想当官，用不着特别卖命，用不着串门送礼搞关系，每天晚上早早吃了饭干什么？很多人迷电视，他可不喜欢。除了打牌，他还是喜欢看书，一看进去可以整夜地神游在一个新奇的世界。

方浩铭不喜欢官场的书，也不喜欢言情小说。他认为那太虚假，让人想入非非，而现实生活根本没有那种可以爱得死去活来的女人。武侠小说当然更假，更远离现实，但是让人分得清书是书，现实是现实，是现实生活很好的补充。他从初中时代就开始喜欢，连高考那几天都少不了翻翻。

稍有点名气的武侠小说方浩铭几乎都看过。什么司马翎、卧龙生、诸葛青云等等，像亲戚朋友一样，金庸、古龙则像老夫老妻。可惜人心不古，写武侠的比写言情的少，没看几年就看差不多了。现在，方浩铭在寻找武侠小说新秀。这天晚上，方浩铭看司马嘶风的《妖妻磨刀》：王小乙捏泥

人的手艺很出名，疼老婆也出名，没想到老婆却是个武林高手，每天半夜要偷偷溜出去。挺吸引人的。可惜这是个中篇，没看过瘾就没了。时间不迟，可也不早，再看一个中篇要看到下半夜，影响明天上班，方浩铭忍了。明天是星期一，要上班。他当会计科长，活儿不脏不累，但是要认真，错一个小数点就可能错千元、万元，而且是美元，没几个人错得起。虽然不想升官，可也不能下岗吧！

还是看看自己的老婆有没有半夜溜走吧！方浩铭自嘲地笑笑，关灯摸着回卧室。

叶素芬仍然打着鼾，方浩铭一开书房的门就听到了。

即使没这呼噜，他也不担心她真会跑了。她虽然眉清目秀，肤色不错，但现在偏胖，谈不上漂亮。只有那双手美丽极了，但现在露筋也不漂亮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她显得特别安分，很可能暗恋的人迄今都没有。有时，他心里还会为她抱不平，因为他在大学时就谈过，而且有过实质性的关系。

天气越来越凉，床上的被子还没更换。当然，如果夫妻相拥而眠，这被子是不算薄的。现在叶素芬一个人，缩着身子，卷了整床被子。方浩铭扯扯被子，费了好大的劲，连同她一块儿扯了过来。

方浩铭抱着叶素芬，心里却回味着《妖妻磨刀》。这小说最后一个句子是，王小乙亲了亲柳氏，嘻嘻笑道：“我的亲亲宝贝妖老婆，来来来，我们生个小妖怪吧！”

方浩铭胡思乱想着。忍了一会儿忍不住，悄然吻睡得正香的叶素芬……

叶素芬不再打呼噜，并有了反应。方浩铭却不想真的折腾，翻侧身子，夸张地打呼噜。

“再亲一下！”叶素芬轻轻说，但是命令地。

方浩铭不做任何反应。叶素芬将他扳过身。他顺势翻转过来，但是说：“我不，茹茹会骂！”

方浩铭的梦中情人本来净是些武林女子，几乎所有好一点儿的女侠都

要给意淫一番，简直想叫金庸老岳父。对那些女人，他还要肉麻地叫什么蓉蓉、芷芷、嫣嫣之类，故意叫给叶素芬听，惹她骂了才过瘾。当然，他只敢在她面前叫。习以为常，她不吃醋，他又会变着些花样。那一个又一个女侠，让他“爱”了一年又一年，直到有天不小心发现某电视台著名女主持人林小茹，觉得她很漂亮很可爱，就大言不惭说不要那些子虚乌有的女侠了，要找这个实实在在的大美人做情人。当然，这仍然只是玩笑，也仍然只是在她面前说说。现在这时候，两人拥着，叶素芬还附和着他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们偷偷亲一下，你的茹茹不会知道。”

“那好吧！”方浩铭撒个娇，蜻蜓点水一下，然后转过身，一动不动。

“我是茹茹！”

于是，方浩铭淡淡地再吻一下，哆哆嗦嗦地说：“不是。没有茹茹香，三分之一都没有！”

“你真的想她呀？”叶素芬生气了，狠狠地旋转他一下，“告诉你，林小茹得了宫颈炎、尿道炎、乳腺癌，死掉了！”

所谓“旋转”是捏人——叶素芬打人的拿手好戏。她的手美丽可爱，但旋转起人来生疼。她不仅要用拇指和食指死掐你一小块儿肉，还要旋转一下，格外疼痛。恋爱之时，红酥手一捏，疼中有酥，酥中有疼，百味横生，妙不可言。他痛得忍受不住，也只是口头抗议。她抱歉说她以前不乖时，妈妈就是这样打她的。难怪俚语说：“烧火看锅肚，相亲看岳母。”有了女儿，她又经常旋转方妮。方妮在幼儿园时就抗议过：“那么漂亮的手，那么多好看的洞洞，就是会打人！”现在，方浩铭忍着疼痛，抗议叶素芬咒茹茹咒得太过分了：“你怎么这么恶毒啊！”

“谁叫她抢我老公啊！”

“我如果真有那本事就好喽！”

“我不要你有那本事！”

方浩铭无奈地笑了，觉得女人不可思议。他直愣愣躺着，努力回忆林小茹的笑颜，居然清晰不起来。

叶素芬追过来：“你吵醒了人家，要赔！”

方浩铭终于爆发起来：“来来来，我们生个小妖怪吧！”

“什么——”

“没有，开玩笑。我刚看个小说，他老婆是妖怪。”

“你说我像妖怪？”

“你如果是妖怪，那我们就可以生个小妖怪了！”

这话无意中提醒了叶素芬。她推开方浩铭，到床头柜里取避孕药。她上过环，但老是掉。医生说是太松了，只好每次临时采取措施，有时稍激动就会忘记。生什么小妖怪那是笑话，他和她宁愿断子绝孙，也不可能为再生一个孩子把工作丢掉。要流产也麻烦，要请假，要疼痛，要遭女伴们笑话。这么想着，性趣大减。她抱怨说：“这星期又要超标了！”

方浩铭和叶素芬定的指标是每周两次。他们看过报纸杂志，像他们这种年纪每周两次是正常的，过度了会损害健康。

“超就超吧！”方浩铭疯起来，“别到老了，想超都没法超。”

就在方浩铭和叶素芬正要高潮的时候，床头柜上的电话铃骤然响起来。

“别理它！”方浩铭说，该停的没有停。

家里电话深更半夜从来没响过。可今天，电话铃响了又响，看样子非要他们马上接听不可。当然，如果知道他们此时此刻正忙乎着，也许会等几分钟。

莫不是父亲……叶素芬突然想到父亲，猛然将方浩铭推下，抓起电话就喊：“喂，喂喂喂——”

“爸爸……看样子……快不行了！”大哥在电话里呜咽着说。

叶素芬父亲叶首沛已经七十多岁，身体一年比一年差，前几年就开始生病，去年以来多次住院，可她似乎没有想过他会死这种事。在她的潜意识里，父亲跟死是无缘的。她怔怔然说：“不会吧！”

“他不会说了。”大哥说。

父亲不会说不奇怪。在别人来说，不会说话意味着离大限很近。死是残酷的，死神不能让濒死的秘密泄露出去，因此在死之前首先要剥夺人的话语权。而他——她的父亲，绰号“好好先生”，近乎哑巴，几十年来只

会说一个字：“好。”

原来，叶首沛当教师，而且优秀，很快给提拔到地区教育局。遇上“反右”运动，给打成右派，服毒自杀被救，留下言语障碍，从此只说一个“好”字。人们批判他，要他深挖反动思想的根源，他说“好”，可是等了半天没下文。人们催促，他再说一个“好”，然后又半天没下文。没日没夜地折腾了几天，仍然不能让他多说一个字。要他写，也只写一个“好”字。后来搞“文化大革命”更糟，拳打脚踢不算，还要给反剪了双手，吊到屋梁上。可是，要他坦白交代反动罪行，威胁“再不坦白，死路一条”，他还只是一个“好”字，惹得人们又好气又好笑。也罢，以后就不批斗他了，免得会场气氛不严肃。

有人说，那是因为当时政治压抑，百姓噤若寒蝉。可是改革开放了，他渐渐恢复写，会帮着左邻右舍抄写红白喜事对联，他依然只说一个“好”字。

那年，叶素芬母亲被毒蛇咬死。按风俗，娘家人追来一大堆，像刑警一样查找蛛丝马迹，要看看是不是被害，或者生前有没有受虐待。应该说，母亲改嫁父亲并不亏。母亲原来是国民党一个小军官的二房，没来得及一起逃去台湾，守活寡守十几年守不下去了才改嫁，大父亲十来岁。当时，父亲当右派被遣送回乡，还是“白米男儿”（俚语：处男），又是在到处饿死人的困难之时。如果没有父亲，她很可能要被饿死。也因父亲落实政策，母亲才被安排工作，拿一份工资。日常生活中，他们也是恩爱的。有一回，他们一起上街并牵了一下手，被全镇传为笑话。被蛇咬死，那有人证物证。对此，父亲也是悲痛的，可他嘴巴还是左一个“好”右一个“好”。妻子死了你还敢叫好？父亲说这“好”并非学庄子妻死盆鼓而歌，娘家一个叔公不能接受，火冒三丈，当场给他一巴掌。

虽然只是一个“好”字，但父亲善于运用。利用语调高低，语音长短，肯定否定，陈述、疑问或反问，一个“好”字便衍生出很多意思。何况还有表情，喜怒哀乐一掺和，语义就更生动更丰富了。再说，他接触的都是些熟人，人家也配合着，使这个“好”字的内涵更为拓展。语言学家很可能没有研究过：一个“好”字究竟能有多大的表现力？他们如果知道叶首

沛几十年如一日地实践，一定会惊奇不已。

叶素芬今年十几天公休假差不多都用在看望父亲上。她所在这个城市叫川州，父亲在川州属下丹岩县一个镇，相距两百来公里，虽然不近，但也不算远，不能享受探亲假，只能请公休假和事假。去一趟不容易，头尾要套着两个双休日。母亲去世得早，她把对母亲的爱一并给了父亲。本来她要接他到市里来往来治病，可他怎么也不肯。自从那年被遣送回去之后，他再没有回过这个城市。最近一次去看望他是国庆长假，她让方浩铭带方妮出去旅游，自己专心陪在他身边，看着他病情大为好转。

“你一定要好好休养，不要挂念什么。除了吃药，早晚还要喝点参汤，不要忘了。”临别时，叶素芬再三交代，“接下来，到年底，我工作会更忙，可能没法经常来了。等过年，我把耗子和妮仔带来，我们好好团圆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”叶首沛一脸讪笑，看不出病态。

“再见。”

“好……”

听得出也看得出，父亲说这“好”字时充满信心。他一定在盼着春节的到来。才差几个月，哪想恶化这么快？

父亲本来就只说一个字，现在一个字不会说，差别不大，不一定意味着质变。

怕大哥没说清楚，大姐又接过电话，泣不成声。

叶素芬不能不信了，鼻子一酸，声泪俱下：“爸——”

叶素芬和方浩铭商定，她先赶回去。如果父亲真会过世，他再去送葬。

方妮就算了。她对农村人没有感情。说来也难怪，大舅窝囊得裤子拉链经常不扣，小舅穿着清楚些可是满身烟味。她还小，不愿意应酬，不要弄得大人难堪。再说，她是外孙女又不是孙子。按规矩，届时女儿、媳妇、孙女之类先哭灵堂，然后到村口等着，等儿子、孙子们送出来，途中让女人们做最后告别，只有儿子、孙子们才有资格送到墓地。

父亲对外孙女如同孙子，甚至指望她比孙子们更有出息，抱起她会

接连一遍遍说“好”。小的时候，方妮嘴也甜，一遍遍叫外公。父亲乐得大叫“好——”，像唱京戏一样韵味悠长。生前敬重过就行。那毕竟不是好事，不是好看的，别让方妮吓着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叶素芬早早到办公室，在电梯门口碰上郭三妹。

郭三妹是个漂亮的小姑娘，在行长办公室门口负责迎宾，每天要早点儿到。她跟叶素芬的主任郭章楠是老乡，她们算最要好。今天见叶素芬哭丧着脸，连忙拨下耳朵上的MP3，关切地问：“谁惹你啦？”

“我父亲……”又是声泪俱下。

郭三妹不忍心丢下叶素芬，帮她打开水，并倒了一杯给她，默默地坐在她身边，不免也悲兮兮的。

上班前两三分钟，郭章楠到了。叶素芬一见他又哭起来。

郭三妹替她说：“她爸爸去世了。”

郭章楠点点头，顿了顿说：“那你回去吧！这种事，谁家也免不了。”

叶素芬这才扬起头来，擦了一把泪，捋了捋头发，从文件夹里取出昨天下午打印好今天要报送市文明委的材料，然后从包里取出在家写好的两张请假条，一并递给郭章楠。她咬着嘴唇，以免失声哭出来。

叶素芬的公休假早用完了，现在只能请丧假和事假。丧假只有三天，再请两天事假，后面还有两天双休日，总共七天，应该够了。现在不是古代，要守孝多少天，甚至守墓多少年。

“今天就算了，明天开始吧！”郭章楠从叶素芬办公桌上抓起笔，改了事假的日期，利索地签上自己的大名，“等会儿我帮你送到人事部去。”

郭章楠只有批一天事假的权力，主动批给叶素芬，仁至义尽。

“爸——”叶素芬呼天抢地地扑进门，扑到床边，但没有扑到父亲的身上。

万万没想到，没多久不见，父亲就变成这样：直挺挺躺在床上，瘦得只剩一层皮包着骨头，一头白发黯然无色；两眼深深地陷落，直愣愣瞪着天花板，嘴巴大张着但是一动不动；连一只苍蝇在他口中飞来飞去也不管，只是一下一下地抽搐，唯有这证明他与尸体尚有着质的区别。

猛然间，她瞥见这一切，判断出这区别，一阵恐惧由衷袭来。要不然，她一定会扑进父亲怀里。不过，这恐惧还不足以把她挡得更开。她双掌拍打着床沿，疾声嘶喊：“爸——”

父亲没有任何反应。

苍蝇是非常敏感的，稍有动静便飞逃。但现在，它不怕，一点儿也不怕。它相信他的嘴唇不再会动，牙齿不再会动，舌头不再会动，别人也不再会替他驱赶，安全得很。像鏖战刚结束，尽管坦克、大炮的炮筒还冒着缕缕青烟，伤残的官兵还在地上呻吟，但不再会有还击，直升机便在敌人的阵地上溜达，耀武扬威地盘旋了一圈又一圈。

爸——你不能就这样走啊！你不能——不能——我要告诉你！全告诉你……

叶素芬心灵深处有一个秘密。当年，她还很小的时候，由于父亲的牵连，她备受打击和孤立，自己躲一边去哭，边哭边诅咒父亲早点儿死了算了。这恶念像个幽灵，到现在还时常浮现。她想摆脱它，让它曝光，向父亲坦白，下决心要在他最后关头忏悔。她心里想，总有一天他会说话。可现在，他不等了，生气了，死都不说了，要不告而别了。她好悔啊！好恨啊！好伤心啊！

房间里挤满了人。这时，有一位老女人走近父亲，伏到他耳边说：“沛仃哥，你瞅一下哩，你芬仔归来了！”

为了证明叶素芬确实回到父亲身边，她更大声地呼喊：“爸——”

父亲仍然没有任何反应。

苦命的父亲就这样撒手人间？叶素芬绝望了，不再呼唤，一个劲号啕大哭。自从母亲去世以来，她几乎没有哭过，不想现在像水库决堤一样有流不完的泪。

人们让叶素芬撕心裂肺地哭。

“现在是快了！”刚才那热心的老女人发表意见，“人是奇怪呗，亲人没有到齐，就是不肯断气。儿子、女儿没到，再远他都会等。唉——受难噢——”

父亲没有意识到叶素芬的到来，可也没断气，照旧挺着，好像满房间

的人都不存在一样。

房间里的人越来越多，以至将小孩赶出去，腾出空间站大人。有的人是来告别的，叫了几声叫不应，便劝说：“你现在走哩，没什么好挂念的。小儿远，赶不回，他在那边好好的，没什么好挂念。你现在只要思量自己。这个世界受苦了，下世界是会有好日子哩！”说着，将一点钱硬塞进他手里，说是让他“路上”好用。

父亲手里塞满了钱，好些掉在手边。然而，他还不肯断气。

叶素芬再给远在俄罗斯打工的小哥打电话，说父亲咽不下气，催他快回来。可他说，老板不肯发工资，也不肯借钱，再说买飞机票要几天，赶回家再怎么也得十天半个月。她断不定真假，将信将疑。

那么，父亲能好转吗？叶素芬这样想，并跑到镇卫生院，请求医生再救一救。医生坦率说不可能有救了，顶多再拖一天两天，但那样于亲属于他本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。

这样，水也不喂了，纯粹让他消耗自己最后一点能源。老人们看了，直叹“受难”，前世造孽。叶素芬看了，则感到自己简直是参与谋杀。

父亲突然微笑！他的两眼仍然直愣愣瞪着天花板，嘴巴却显然是在说，嘴角显然绽着笑容，而且还用两手在空中不停地比画。

叶素芬连忙又呼唤起来：“爸——”

旁人也叫唤起来，辈分大的直呼其名，辈分小的加以尊称。但不论谁叫谁唤，多么大声，多么真切，他全然不觉。

父亲所谓的“说”，是因为他上颚和下颚有些颤动，而唇与舌依然未动，那讨厌的苍蝇依然在他口中盘旋。

“他是在‘路’上，碰到了阴间的呢，问路。”有人看懂了父亲的话，解释出来。

有的人说，这是“回光返照”，有什么事要做最后交代了，快去把家里人叫齐来。可是，父亲根本没回人间，义无反顾地赶他自己的“路”。

久病无孝子。像父亲这样该走而不走，亲友们开始失去耐心，守夜只好轮流。

跟大姐比起来，叶素芬简直怀疑自己对父亲的爱是不是作秀。其实，这大姐跟叶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她是个孤儿，自小给卖到母亲前夫家当婢女。她没有亲人，把叶家夫妇当亲生父母。她嫁到一个二十多里外的偏远山村，迄今穷得很。尽管母亲早过世了，她对叶首沛仍然敬如生身之父。父亲病了，她常出来看望和护理。她不可能送上什么名贵药石，却有一颗孝女的心。在卫生院住院的那些日子，她陪着父亲住，喂饭喂药，端屎端尿。叶素芬来了，跟她一起陪，发现她还要给父亲把尿。叶素芬看呆了，连忙扭过头去。

“自己的父亲呗，没什么好羞的。”大姐说。

叶素芬几乎是第一次正视这个看上去更像自己母亲的大姐，感动得说不出话来。叶素芬掏了一张钱给她，说是给外甥买点烟酒。她不肯接，推让了好一会儿才收进口袋。第二天一早，大姐慌忙把钱送还：“妹仔，昨晚暗暗的没看清，今朝才看清楚。这么大的钱怎么敢收呢，不敢哟，你自己要用哩！”

叶素芬差点发笑。现在一百元算什么大钱啊！昨天，付完医药费，又预留了日后的医药费和营养费，总共只剩一百多元。要不然，肯定会给两张三张。

现在，见父亲一时还断不了气的样子，大姐说要回家一下。家里要收晚稻了，还要挖地瓜之类，因此姐夫没空出来。家里衣服好几天没洗了，回去一晚，洗一下衣服也好。

“哎呀大姐，家里那些事你雇个人吧！”叶素芬连忙拖住她的胳膊，“像我们家里搞卫生，都是雇人。”

“我们农村呗，怎么跟你们城里比！”

这倒是真的。叶素芬连忙掏钱，硬让她留下。

这天晚上，大哥都说几天没睡好，想好好睡一觉。叶素芬气得想骂，一想自己也太困了，没敢吭声。只有大姐说：“又没有上山又没有下田，累什么？我来守，你们都去睡，有事我叫你们。”

然而，等到大姐叫时，天已经亮了，父亲已经冰冷如铁。她说，她只是打了个盹。

父亲虽然最终吃“皇粮”，至死领着退休金，但他恢复工作之后这二十来年都跟乡亲们在一起。他在那里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。他学了书法和风俗礼仪，还头一回当了官——村老年协会的副理事长，整天忙得团团转。现在，父亲得到最高待遇，近百个会员，加上亲朋好友，送葬队伍排了镇上半条街。

叶素芬所在的中国教育银行川州市分行工会送了花圈。原行长郑兴哲——“白眉大侠”，是邻乡人，父亲的老同事，前些年退休了，昨天一早到江滨公园跳舞的时候在路上碰到方浩铭前来奔丧，马上说也要来送送。更显赫的是李玉良——本县县长、不久前升邻县清溪县县委书记，居然也开着小车来，以个人的名义送了花圈，对着父亲的骨灰盒三鞠躬。

大哥捧着父亲的遗像，叶素芬端着父亲的骨灰盒，领着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穿街而过，逶迤地向山边缓缓移去。这葬礼算是本镇最隆重的了。

葬礼结束，郑兴哲当天下午赶回市里，说车子不能多留，问叶素芬夫妇要不要一起走。

原来请的假用完了，打电话补请三天事假也用完了，女儿一人在家，叶素芬归心似箭，可她又觉得“走”字说不出口。一则父亲尸骨未寒，二则葬礼的账还没结。她叫方浩铭先回去，最后帮她补请一天事假。

家里开始安静，几个主要人物坐下来。这种时候，如果分遗产分债不公平，兄弟可能大闹一场。因此，要有德高望重的人物做裁判。今天，这人物是堂叔。

结账之前，堂叔征求叶素芬的意见：“按规矩呗，女儿没什么财得也没什么债分，可你两个哥哥都比较困难……”

“我晓得哩！”叶素芬爽快地说，“父母嘛，只有这一回。他们生了我养了我就够，我不想再得他什么。这几天开支的，算我一份吧，该出多少我一分不少。”

“现在呗，儿子女儿都一样，”小嫂笑道，“爷爷保佑孙子孙女，也会保佑外孙女！”